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楊　鸞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十九

元　富大用　撰

諸院部

宣徽院左右宣徽使

歴代沿革唐置宣徽使始以宦者為之天祐元年留宣徽南北院等九使餘並停二年廢宣徽南北院凡有公事並於中書論諮梁後以王殷為宣徽使省南北

院使而有副使後唐復南北院使省副使晉漢周皆因之宋舊制二使通掌院事共院異廳止用南院印元置宣徽院有左宣徽使又有右宣徽使又有同知宣徽院事同簽書宣徽院事宣徽判官掌朝會燕享凡殿庭禮數管轄閤門横班諸司

古今事實

始領宣徽

宋開寶九年以潘美依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充宣徽北

院使節度領宣徽自此始又以樞密副使楚昭輔權宣
徽南院使以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權宣徽北院
使

出為節度

至道元年出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柴禹錫為鎮寧軍
節度使太宗謂之曰舊制自宣徽出不過防禦使朕今
委爾節旄亦可謂優恩也

用文武臣

至和元年趙抃言近非次除宣徽使節度使頗為煩數今後文臣須曾歷中書樞密院任用加之德望為人推服武臣曾經邊鄙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元額只是二員至於使相之任體貌尤重更當慎惜

置編修官

熙寧九年五月宣徽北院使王拱辰言本院前後所降宣劄條例文字及逐旋聖旨指揮不可遺墜乞行編修所貴朝廷故事永久可備檢用從之六月以著作佐郎

何洵直充編修官就本院置局十年八月編成條例二十五册上之

待以空宅

夏鄭公為宣徽北院使自河中府徙判蔡州道經許昌時李邯鄲為守乃徙居他所空使宅以待之夏公以為知體

徑以入朝

景德四年十二月承天節百官上壽於崇德殿宣徽使

當宣答時知樞密院王欽若權宣徽使事欽若在病假知樞密院陳堯叟復以故不入宰相議以叅知政事權宣答真宗曰宣徽使三司使皆不坐可令丁謂攝事是日欽若徑入朝謂雖承勑不復攝事

客省使 引進使附

歷代沿革唐開元中始置諸使其後增置宋內定客省使至閤門使謂之橫班初以檢校官為之嘉祐三年詔客省引進各置使一員副使六員內客省使凡崇

政殿受朝則升東階侍立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牧伯朝覲酒饌饔餼宰相近臣禁衛將校節儀諸州進奉使賜物回詔之事引進使掌文武官正謝辭國忌賜香諸道章表等事元因之置客省使副使各一人又置引進使副使各一人

古今事實

謂之館主

宋永初置南北賔客館主四方賔客之事因改為四方

館舊儀於通事舍人中以宿長一人總知館事謂之館主凡四方貢納及章表皆受之類要

隸於臺察

紹興三年詔客省四方館並隸臺察

東西上閤門使

歷代沿革五代唐天祐二年勅東上西上閤門制置各別至於常事則以東上居先或大忌進名遂用西閤

為便宋横班有東上閤門使西上閤門使凡取禀旨

命供奉乘輿朝會游宴及贊導三公羣臣蕃國朝見辭謝糾彈失儀之事使副專之政和官制横班副使之名改為大夫而其職任則命内外官知焉其後所除總名知閤門事仍兼客省四方館之職紹興五年詔左武大夫以上並稱知閤門事若官未至右武大夫者即稱同知同兼序在閤門之下即副使也元置東上閤門使二人副使二人西上閤門使二人副使二人又有通事舍人承奉班都知内丞奉班押等員

群書要語既宗三揖之儀爰設九賓之禮張鷟集内朝之使若朱華二閤贊相上下時為禁近政和制上閤之闈同上思得戎班之俊長吾賔贊之寮其服端闈統司謁者肅等威於表著之位傳臚句於陛簾之間龍溪行俞随等制主禁闈之謁胡文恭行向傳範制練習朝章曲阜制惟朱華之上閤當太微之法宫置副介之名用承諸使胡文恭行馬懷德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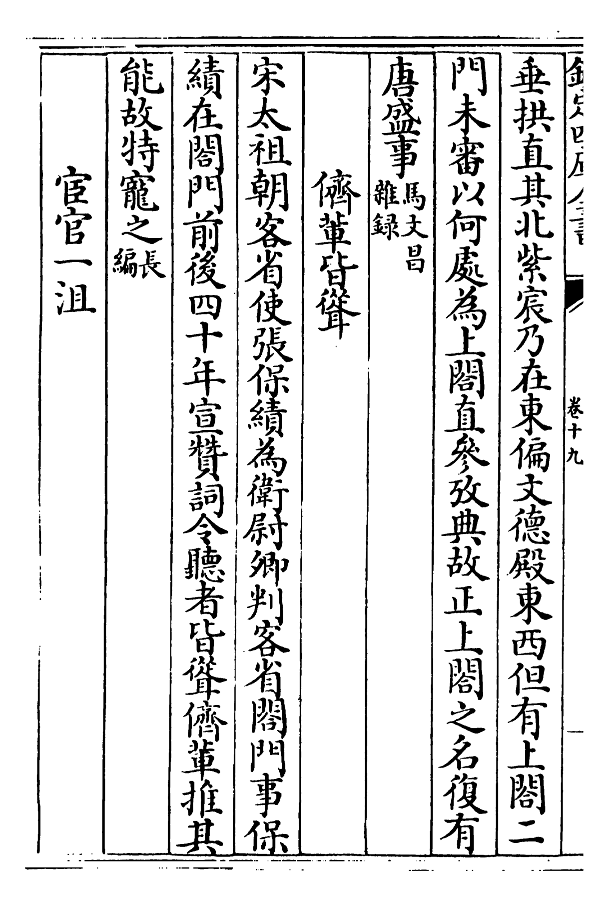
古今事實

謂之館老

咸平四年故事閤門長一人判四方館謂之館老長編又續

通典以為唐故事謂之喚仗

宋承五代之弊文德殿東西有上閤門而無上閤按唐宣政殿門之中朝也是為正衙紫宸直其北是謂上閤蓋自晉太極有東西閤天子間以聽政閤之名起於此方唐盛時立仗於宣政天子坐紫宸而金吾殿中細仗自東西閤門入謂之喚仗今文德殿唐宣政正衙也而



垂拱直其北紫宸乃在東偏文德殿東西但有上閤二門未審以何處為上閤直參攷典故正上閤之名復有

唐盛事馬文昌雜録

儕輩皆聳

宋太祖朝客省使張保續為衛尉卿判客省閤門事保續在閤門前後四十年宣贊詞令聽者皆聳儕輩推其能故特寵之長編

宦官一沮

宋仁宗時内殿崇班錢晦累遷閤門使宦官王守忠領節度觀察留後牒閤門定朝位燕坐晦因對言天子大朝令宦官坐殿上必為四夷所笑守忠又欲以禮服進酒晦以為不可禮官議與晦同而言事官亦言守忠由是一沮

東上西閤

唐天祐二年勑東上西上閤門制置各别至於常事則以東上居先或大忌進名遂用西閤為便頃緣閹豎擅

權而陰陽叙立不恩南面但啓西門詳其稱禮似爽規儀自今定依舊制續通典

横行知閤

紹興元年詔主管閤門宋錢孫轉横行一官落權字上曰錢孫乃潘邸内知客稍習閤門儀注而法非權行不許知閤門故與轉横行一官中興會要

通事舍人

歷代沿革故事閤門無通事舍人而通事舍人沿唐制

自隸中書省如抽赴閤門並稱閤門祗候其後直授閤門通事舍人非舊制也天禧中去閤門二字政和六年詔以閤門通事舍人名行鄙俗可改為宣贊舍人元閤門置通事舍人二員

羣書要語有大行人小行人周禮漢謁者隨行人相導通奏之節宣揚拜起之儀引而贊之不聞失禮白集李晟制辨色而朝百辟輯瑞以會萬方正錯立族談之儀宣注意登庸之命鏘鏘濟濟進退以時名為侍臣以贊導吾左

右者通事舍人之任也（元集盧均制）舊典通事本隸西臺近制建官則領朱閣非善音吐有姿範者不得與選（胡文恭行李惟寶制）典謁天墀之華（王威制）特陞宣納之名（同上）宣納禁職於上閤而轉清（曹修制）再隸朱華之閤久侍赤塗之墀（柴貽範制）特陞賛於殿中（同上）典司中謁（李繼明制）參典中涓之謁（王文思制）宣傳辭令相導儀矩嫺於其事必得其人（曲阜行高世賞制）上閤賛導之官武列之高選（賈佑制）宸闈二閤處天下戶班之俊而掌賓賛之職者其選尤高（龍溪除甘暉制）

古今事實

詞令進止

唐崔崇禮以節義自將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詞令進止觀者皆竦職林

周旋吐納

孫處約曰得為通事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

熟於宣導

晉天福二年檢校兵部尚書陳瓚守衛尉卿兼通事舍

人判館事以其熟於宣導故雖位三品猶總館事

書其忠信

宋仁宗時李惟賢為閤門通事舍人在閤門習朝廷儀制數奏事稱旨仁宗嘗書忠信李惟賢五字賜之後又賜以李惟賢忠孝勤謹七字

尚衣局

歷代沿革周禮有司服中士二人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戰國有尚衣尚冠之職秦漢少府

屬官有御府令丞掌供御服後漢宦者主中藏幣帛諸物裁衣被補浣之事魏因之晉屬光禄勲宋大明中改尚方曰左右御府各置令丞二人後廢帝初省御府置中署其後又置至齊高祖省文帝置梁陳無御府其職隷左尚方後魏有掌服郎北齊門下省統主衣局都統各二人後周有司服上士二人中士二人隋門下省有御府局監二人大業三年分屬門下省其後又改為尚衣局有直長四人主衣十二人

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冕大夫咸亨復舊又有尚衣奉御掌供天子衣服詳其制度辨其名數而供其進御直長為之貳宗初置內衣庫使副使後去內字元置尚衣局亦有使副使各一人

古今事實

造衮冕依式

唐閻立德隋殿內少監毘之子也毘初以藝知名立德與弟立本早傳家業武德中累除尚衣奉御立德所造

衮冕衣裘六服并腰輿傘扇咸依典式時人稱之

儀鑾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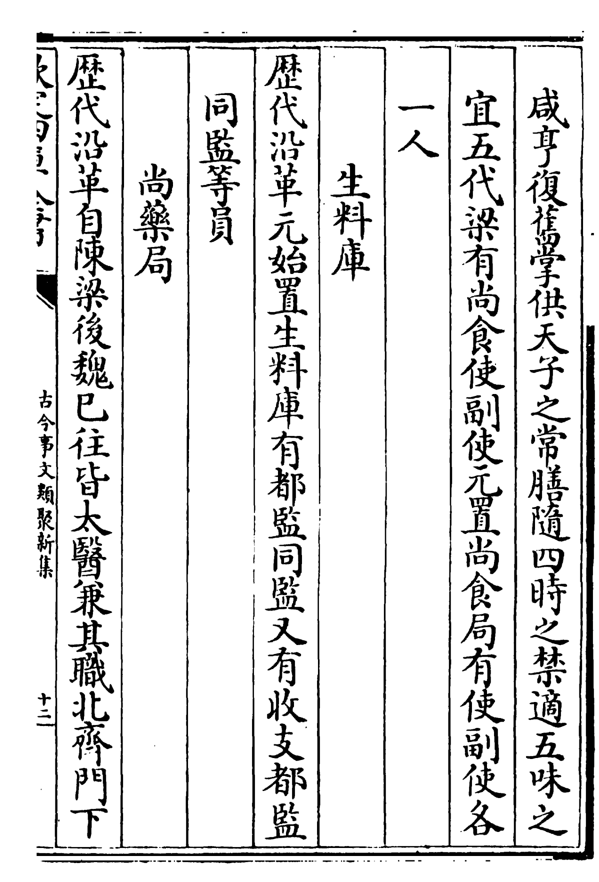
歷代沿革唐置營幕使後置同知院使五代梁開平初改儀鑾使宋置儀鑾使副使元置儀鑾局有使副使各一人

妝支局

歷代沿革元始置都監一人同監二人

尚食局

歷代沿革周禮有膳夫內饔食醫中士掌和王之六食六飯六饍百羞百醬八珍之齊秦置六尚有尚食漢因之後遂省至北齊門下省統六局尚食局有典御二人丞監各四人又有集書省統三局有中尚食局後周有內膳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凡進食必先嘗之又有主食主膳至隋開皇初門下省統尚食局有典御二人直長四人食醫四人大業三年分屬殿內改典御為奉御員各二人唐龍朔二年改為奉膳大夫



咸亨復舊掌供天子之常膳隨四時之禁適五味之宜五代梁有尚食使副使元置尚食局有使副使各一人

生料庫

歷代沿革元始置生料庫有都監同監又有收支都監同監等員

尚藥局

歷代沿革自陳梁後魏已往皆太醫兼其職北齊門下

省統尚藥局有典御二人侍御師四人尚藥監四人總御藥之事又集書省統三局有中尚藥局典御丞各二人中謁者僕射二人總知中宫醫藥之事隋門下省統尚藥局置典御侍御醫直長醫師大業三年分屬殿内改為奉御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醫大夫咸亨復舊宋舊有香藥庫置使元置尚藥局有使副使及都監各一人

果子庫

歷代沿革元始置果子庫有都監同監各一人

內藏庫

歷代沿革宋太平興國初置庫及使名元內藏庫有使副使又有隨庫都監同監掌內府珍寶財物

太醫院

歷代沿革周有醫師上士下士秦漢少府屬有太醫令丞後漢又有藥丞一人魏因之晉宗正屬官有太醫令丞過江省宗正而太醫以給門下省宋齊太醫令

丞隷侍中梁隷門下省陳因之後魏有太醫博士助教後周又有太醫下大夫小醫上士隋有太醫令丞又有主藥醫師藥園師呪禁博士煬帝又置醫監醫正唐有太醫署令丞令掌醫療之法丞爲之貳宋亦置太醫令丞熙寧八年又置太醫局别置提舉一員判局二員管勾一員元置太醫院有使副使判官各一員掌醫療之法

羣書要語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書在膏之上肓之下

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左無妄之藥不可試也易動不肆勤靜不宴逸有疾歸天醫無能恤太上防疾其次萌芽腠理不躅骨髓奈何崔寔太醫令箴侍醫禁庭曲阜行藩播等制和六飲六膳以會其時察五色五聲以知其變元集高端制

御藥院

歷代沿革周禮有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周制不用宦官宋御藥院主管四人以入內內侍充掌按驗方書修合藥劑以侍進御及供奉禁

中之用凡藥必品嘗而後進大祭祀朝會燕享行幸則扶持左右饋進膳羞亦如之凡遷轉之序初除聽喚以進左右也自聽喚中選任主管龍圖天章閣謂之閣長次遷管後苑次遷管内東門謂之門司次遷御藥謂之藥局自此為侍從由御藥擢押班即除昭宣使

羣書要語屢辭樂藏之親王從禮制擢升御府曲阜制

教坊

歷代沿革周大司樂中大夫樂師下大夫四人掌成均之法以樂舞教國子又有太師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秦漢奉常屬官有太樂令丞又少府屬官有樂府令丞後漢太常樂令一人魏復為太樂令丞晉元帝并太樂於鼓吹宋太常有太樂令丞齊因之梁太常屬官有太樂令又別領清商丞太樂有庫丞陳因之後魏太和十五年置太樂官有太樂博士北齊太常寺有太樂令丞後周有司樂上士

中士隋太常寺統太樂令丞二人唐因之武德後置內教坊于禁中如意元年改曰雲韶府以中官為使開元二年又置內教坊于蓬萊宮側有音聲博士京師置左右教坊掌俳優雜劇自是不隸太常以中官為教坊使宋樂府隸太常寺元置教坊有使副使判官各一人

宮闈局

歷代沿革唐內侍省有五局官屬一曰掖庭局主宮嬪

簿二曰宮闈局扈門闌三曰奚官局治宮中疾病生死四曰内僕局主宮帳燈燭五曰内府局主中藏給納局有令丞各二人皆宦者為之宮闈局常侍奉宮闈出入管鑰宋不置元仍唐舊亦置宮闈局有使副使各一人又有隨殿位都監同監之員

宮苑司

歷代沿革五代梁有宮苑使副使宋因之元置宮苑司有令丞各一人

内侍局

歷代沿革夏商無制周禮有閽人寺人内竪皆其職也春秋齊有竪刁晉有寺人披秦有寺人秦漢加官有中常侍叅用七人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後漢中常侍贊導内事顧問應對永平中定員四人小黄門十人漢舊儀曰中常侍得出入卧内舉法省中明帝以後改以金璫右貂和熹太后稱制乃以閽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宫自此悉用閹人不調他事後漢有大長秋初漢景帝改將作為大長

秋又置內侍長四人掌顧問拾遺應對北齊有中侍中省隋曰內侍省置內侍二人內常侍二人內侍即舊長秋而常侍即舊中常侍煬帝改為長秋監唐復為內侍省龍朔改省為監光宅為司宮臺神龍復號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初太宗定制內侍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閽門守禦廷內掃除禀食而已開元天寶中始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宋有內中高品班院淳化五年改入內內班院又改入內

黄門班院又改内侍省入内内侍班院景德三年其東門取素司可併隷内東門司餘入内都知司内東門都知司内侍省入内内侍班院可立為入内内侍省以諸司隷之宋初有内班院淳化五年八月改内班為黄門九月改黄門為内侍黄門院為内侍省入内内侍省與内侍省號為前後省而入内省比前省尤為親近通侍禁中役服褻近者隷入内内侍省拱侍殿中備灑掃之職役使雜品者隷内侍省入内内侍省號

北司内侍省號南班入内内侍省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内東朝供奉官西頭供奉内官侍殿頭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門内侍省有左班都知副都知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内東頭供奉官内西頭供奉官内侍殿頭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門自供奉官至黄門以一百八十人為定員凡内侍初補曰小黄門經恩遷補則為内侍黄門後省官闕則以前省官補押班次遷副都知次遷都知遂為内臣之極品熙

寧中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知押班逐省各以轉入先後相壓永為定式其官稱則有內客省使延福宮使宣慶使宣政使昭宣使宋初所置元豐閤議改官制張誠一欲易都知押班之名置殿中監以易內侍省既而宰執進呈神宗曰祖宗為此名蓋有深意豈可輕哉以是且仍舊制至政和二年始遂改焉元置內侍局有令二人丞三人局長二人

羣書要語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書予曰有奔走詩手握

王爵口銜天憲（後漢宦官傳論）超登宮卿之位職參天機（並同上）

服勞宮省（龍溪除游回制）彌光貂省之任（胡文恭制）聯職內宰（曲阜除閻安制）

古今事實

不除節度

皇祐間王守中不除節度觀察使而止給其俸何剡抗疏爭辯以為不可其後孫托亦以節度使所以尊寵將帥專置軍事安危成敗一以係焉豈宜中官得加其任

餘皆奉祀

祖宗成法内侍爲承宣觀察者帶横行雖有一二正任皆老疾歷年既多丐祀禄然後予之中興以來此選尤遴以髙孝兩朝言之其爲正任承宣使者不過數人不除節度

宦有四星

天文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

古今文集

雜著

五代宦官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

日益疎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福伏於帷闥則向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前史所載宦官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

碩士於外益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
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
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可得而去也唐昭宗是已故
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
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為宰相顧力不足
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
圍之二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
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

捕殺之而宦官多為諸鎮所藏匿而不殺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為悲矣莊宗未滅梁時張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為樞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昵黄門内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莊宗頗疑有異志陰遣紹宏候其動静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返

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其啟明宗之二心者皆紹宏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為之也當此時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取唐而代之耶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其他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殺之都亭驛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

不得立也大臣朱宏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臨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于衛州而漢瓊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為大害畧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於斯二人有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

惛而知其善也

論宦官

范祖禹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者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銜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

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剥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黄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簒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决省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世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刼遷明皇於西内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没貴為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

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遷于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為陳洪進所弑敬宗為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言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于没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為父天下大亂黄巢賊起播遷知之必不為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歳望一歳期陛下為令德之主惟恐

有纎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

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竊以獻納自任

今兹事體實係朝政汙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

不忍嘿嘿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惟陛下裁察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十九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十

元 富大用 撰

諸院部

翰林院

歷代沿革唐翰林故事翰林院左右銀臺門内麟德殿西重廊之後葢天下藝能伎術見名者之所處學士院開元二十六年置在翰林院之南别戶向東前代

即無舊名貞觀中虞世南等以弘文館學士會於禁中內參謀猷號十八學士其後永徽中黄門侍郎顧琮有麗正之稱開元初中書令張説又有集賢之目未有典司𤣥宗以四隩大同萬樞委積詔勅文誥悉由中書或慮當劇而不周務速而時滯宜有偏掌由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别旨然亦未定名制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遂别建學士院俾掌内命至德以後軍國務殷

其入直者並以文詞共掌詔敕自此北翰林院始兼學士之名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而遷取其便近五代晉高祖天福五年詔翰林學士院公事並歸中書舍人少帝開運元年勅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為兩制各置六員宋學士院在樞密宣徽院之北永裏深嚴宥密又謂之北扉在浴堂之南便於應詔至和三年詔學士院從官兩員掌專一管勾編録國朝以來所撰制詔文字元翰林院

置翰林學士承旨及翰林學士侍讀侍講二學士有直學士翰林待制翰林修撰應奉翰林文字等官掌制撰詞命之事凡應奉文字自翰林學士承旨至直學士銜内帶知制誥應奉銜内帶同知制誥

羣書要語翰林樞機宥密之地（李肇翰林志）清華之地（太宗賜蘇易簡御札）北院之置尤為切近左接寢殿右瞻彤樓晨趨鎖闥夕宿嚴衛密之至也（韋執誼翰林故事）鑾鑣得御廄之駿出入有内司之導豐殽潔饍取給大官衾裯服御資於中

庫恩之厚也（同上）備待顧問辯駁是非典持纏牘受遣羣務凡一世得失動為臧否職之重也（並同上）若乃職任之清切曹局之嚴凝禮遇優渥賜與繁縟（金坡故事）發揮大猷藻繪上命隻簡片削可以動乎人神（翰林故事）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清遡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李肇志）玉署之設密邇紫闥每夜漏既上宮鑰並入有大號令大除拜邊境急奏惟天子與學士知之雖戴鷃之士充滿于廬典司翰墨一人而已居是職者豈不貴重乎（金坡遺事）鼎新大壯

敞金馬之直廬同上刱惟翰墨之司專掌絲綸之命翰林志後唐學士劉昫奏

詩句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李白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杜君王曉坐金鑾殿只待相如草詔來李商隱銀花懸院榜神撼引風鈴李德裕月上花塼簾捲後柳遮鈴索雨晴初錢若水玉堂作詔出紫泥封去潤朝回蓮燭賜來香楊徽之玉堂作漫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張洙詩

古今事實

移殿鑾坡

唐制駕在大内則明福門外置學士院駕在興慶宮則金明門内置院德宗移院於金鑾坡

召見金鑾

唐玄宗召李白見於金鑾殿降輦步迎如見園綺李白傳

並用白麻

唐故事中書用黄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辨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内命選用益重中書所出獨得用黄麻其白

麻皆在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將相德音赦宥不得由於斯翰林志　又元和初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討誅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曰制書並用白麻不用印會要

皆用菱紙

李德裕浸紅縣書詔皆用菱汁拭紙海録碎事

詔賜金印

晉開運中賜學士院書詔金印一面翰林志

親擇賜笏

李絳初入院憲宗親擇笏以賜之

居一品上

唐故事凡内宴班居一品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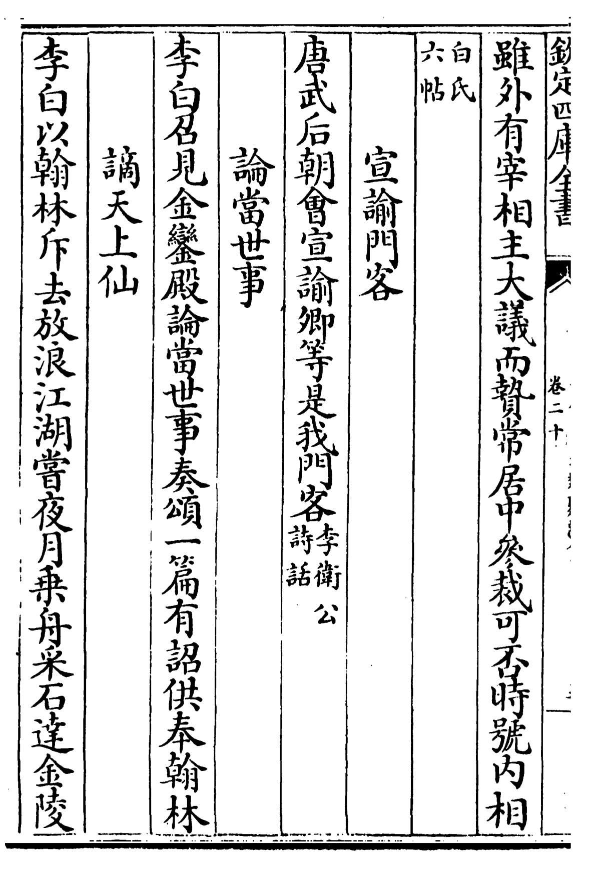
謂一條冰

陳彭年兼數職皆文翰清祕之目人見其官銜謂爲一

條冰事畧

時號内相

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不以名



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内相白氏六帖

宣諭門客

唐武后朝會宣諭卿等是我門客李衛公詩話

論當世事

李白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有詔供奉翰林

謫天上仙

李白以翰林斥去放浪江湖嘗夜月乘舟采石達金陵

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

號稱六絶

唐李邕號翰林六絶謂文章書翰等六事過人唐志

號試五題

長興元年翰林學士劉昫奏本院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不試餘皆試麻制答蕃書批答各一道詩賦各一首號曰試五題續通典

不受謝金

寶歴元年路隨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去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邪終無所納續通典

何以潤筆

草麻潤筆自唐有之鄭譯自隆州刺史復爵李德林作詔高宗戲之曰筆頭乾譯曰出為方伯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

書玉堂署

宋太宗以玉堂之設其來尚矣但虚傳其號而無正名乃於紅綃上御書飛白四字題曰玉堂之署以賜蘇易簡公捧歸私第以慶耀其親擇日懸掛仍具扃鐍于玉堂之上自待詔院吏而下咸列賀于庭公曰自唐置學士來幾三百年今日方知貴矣即日詔宰輔暨兩制詞臣就院勅設宴帳仍各賦長韻詩以紀其事其詩目曰禁林讌會集

榜摛文堂

政和五年御書擒文堂榜賜學士院續會要

賜青團扇

唐翰林初選者試制書批答三首內庫給青綺被紫絲履之類端午賜青團扇並翰林志

賜錦長襖

學士舊規十月賜錦長襖宋初以來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鵰錦金坡遺事

給綺綾被

凡初遷者本院賜宴營幕使宿設帳幄尚食使供珍饌酒坊供美酒是爲勑設宴賜衣内殿給青綺綾被青綾單帕紫絲履白布手巾之類蘇續志

賜紅錦袍

十月朔舊賜對衣紅錦袍淳化二年代以細花盤鵰錦袍下丞相一等蘇續志

素號梘廳

學士院第三廳閣子有一巨梘素號梘廳舊傳居此閣

者多至入相蘇易簡續志

設視草臺

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但存空臺筆談

但用咨報

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劄子不出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此唐學士舊規也歸田録

不草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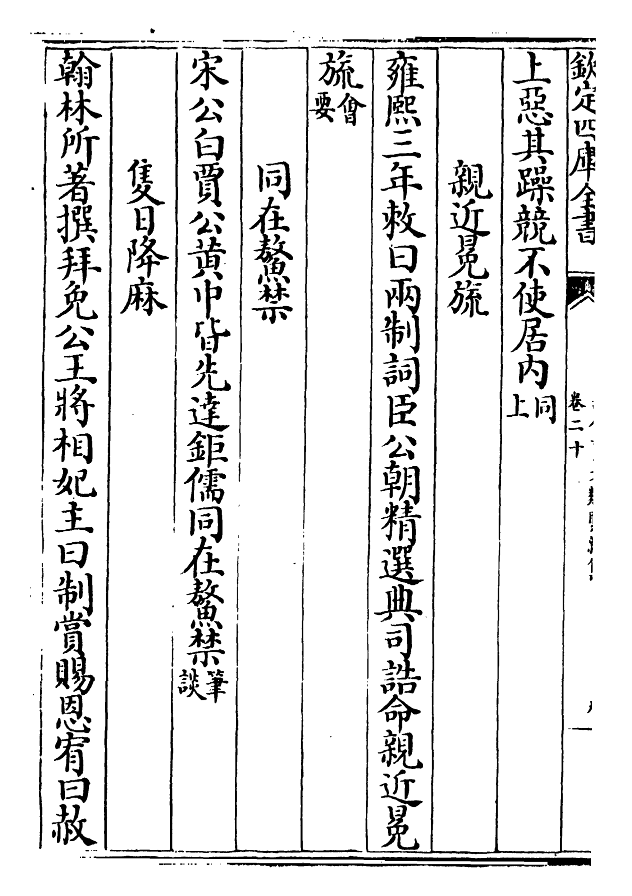
胡宿知制誥內都知郭懷敏勢傾中外出為和州都監召復故職宿還詞頭不草制事略

贊乏時望

太祖曰郭贊南府門人朕命掌誥制書一出人或哂之蓋其素乏時望朕亦為之靦顏亦終不令入翰林也長編

杲失躁競

范杲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於是獻玉堂記請備其職



上惡其躁競不使居內同上

親近冕旒

雍熙三年敕曰兩制詞臣公朝精選典司誥命親近冕旒會要

同在鼇禁

宋公白賈公黃中皆先達鉅儒同在鼇禁筆談

隻日降麻

翰林所著撰拜免公王將相妃主曰制賞賜恩宥曰赦

書曰德音處分事曰敕曰御札五品以上曰詔六品以下曰敕批羣臣表曰批答奬勲勞曰奬諭賜外國書曰蕃書醮曰青詞蜜詞釋曰齋文教坊致語曰白話土木興建曰上梁文宣賜曰口宣此外有祝文碑文神道碑樂章詩頌春帖子之類撰述進入遇有除拜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翰林志

聚廳分草

或郊禋行慶制命塡委必聚廳分草之蘇續志

人世僊境

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擬瀛洲之象也修篁皓鶴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寂内務不至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僊境也蘇續志

詞臣僊職

宋太宗至上林春融千花萬卉妍麗冠絶上必曲宴宰衡勲舊召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鈎舉觴賦詩終日而

寵上嘗謂近臣曰詞臣實神僊之職也翊日凡所進詩悉回御毫屬和以賜焉分紀

建二書閣

先是內院逼近禁闈地復狹窄前後書詔繁萃多所損潤蘇易簡乃於玉堂後廡建二書閣東西交映藻繪間飾自是文籍有所附焉閣之上下悉畫煙嵐曉景以布之蘇志

有七盛事

學士今日之盛事有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一也十月朔改賜新樣錦袍二也特定草麻利物三也改賜外庫法酒四也月俸並給見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敕設供帳之盛七也凡此七事並特出異恩有以見聖君待文臣之優厚也李昉禁林讌會詩序

神撼鈴索

唐翰林院有懸鈴以備夜直警急文書出入皆引之以代傳呼長慶中李德裕為學士時河北用兵一夜鈴有

聲如人引其索視之則無人後往往如此使人持捧潛伺于下終無所覩而數數鳴動不已院中諸公私共准其鳴時皆應用兵處耗聲則急緩亦如之曾莫之差衆咸異之元相詩云神撼引鈴索翰林故事又唐學士院深嚴非本院人不可遽入雖中使宣事及有文書必先動鈴索立於門外俟小判官出授授訖授院吏院吏授學士自五代以來其制久廢蘇易簡因召對上言可其奏自是院復置鈴索焉蘇續志

鵲棲海棠

宋學士院有雙鵲常棲於海棠上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召之事因謂之靈鵲晁公詩云都閑靈鵲心應喜金坡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謝宣召入翰林表　歐陽修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縉紳

竦歎以為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
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
加內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非
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才不適方員之用久
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
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入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
闕進退之際已蕭颯於雙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
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

以羈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議論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引去兹乃伏蒙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内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修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申薄效少答鴻恩

謝宣召入院表　蘇子瞻

詔誥春温再命而僂使華天降一節而趨在故事以常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中謝竊以視草之

官自唐為盛雖職親事祕號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作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

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

再謝宣召入院表　　蘇子瞻

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飧之愧懇辭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為重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絶同僚歎裴李於坐上功成異域得頗牧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頑愚自信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

未果陛下出於獨斷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闕三官
試以百爲而無一可保全已幸擢用何名此葢伏遇太
皇太后陛下德協天人心存社稷受聖子之託天下抱
神孫而朝諸侯巍巍巍巍其有成功不見治迹斷斷而無他
技專用老成推其類以及臣顧何能而在此忠義之報
死生不移

謝宣召入院狀　　洪邁

王言出綍從霄漢以來宣君命在門竦里閭而改觀光

生圭華榮動簪纓伏念臣文習卑凡學尤底滯幺汙甘泉之槀從再聞長樂之鍾聲披雲覩青天幸親逢於聖旦閶闔道通丹地忽驟覿於仙晨共誇稽古之榮實啓臨深之懼兹葢伏遇皇帝陛下聖聰溥博義問宣昭煥有文章巳極高明之緼旁招俊乂不遺嵬瑣之微俾彼皇華施于私室臣敢不祗承嘉惠勉策駑資見山東德化之成方竊窺於大澤動河北武夫之聽或有助於中興

謝宣召入院表　　真西山

來從南服未宣民版之勞召寘北扉猥被宸綸之寵光
生里巷榮動簪紳竊觀列聖之用人惟侍詞臣而加禮
益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忤旨而
暫開終必棄瑕而復用脩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餘軾
侍禁庭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涉憂
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嚴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弗競戇
拙自將掌先朝内制者六年每慙越俎迨陛下初元之
再命竟許循墻以馳驅州縣之頻且廢放山林之久見

聞寢少藝業益荒結茅屋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
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誤入清衷之妙簡獲
玷久虚之選幾成三入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肆筆
成文解絃更化志孚羣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邊陲或
訪河西之事必有端良之彥以充供奉之班奚取臣愚
俾承人乏臣敢不益堅晚節思答隆知賜宮錦而嘉草
詔之能雖非敢望即金鏡而摘任賢之要則所自期

奏翰苑名稱劄子　周必大

臣近者忘其冒昧輙引故事恭乞宸翰刻寘玉堂嘗蒙
宣諭何字可代英廟嫌名伏縁直廬之類皆未穩當倉
猝未知所對連日思索敢為二說仰瀆睿聰臣竊見唐
有集賢殿書院葢集賢殿之書院也其後置學士院往
往因所御宫殿而寓直焉若駕在大内即置院於明福
門駕在興慶宫則置院於金明門德宗嘗召學士對浴
堂則又移院於金鑾殿此正如漢有玉堂殿而許臣下
待詔於其側唐置書院於集賢殿以處文學之士也今

擬作玉堂之院未審聖意以為然否臣又聞漢因避諱改禁中為省中自是相承凡官舍在禁庭者通謂之省除三省不可比擬外如後省散騎省祕書省殿中省其名不一杜甫詩曰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殆此義也若作玉堂之省亦頗近古或二者皆不可用即乞出自聖裁臣妄陳管見罪當萬坐無任戰慄之至

律詩

憶夜直金鑾殿　李紳

日當銀漢玉繩低深聽簫韶碧落齊門壓紫垣高綺樹

閣連青瑣近丹梯墨宣外渥催飛詔草檄深恩促換題

明日獨歸花路過可憐人世隔雲霓

六月十六日宣鎖　洪咨夔

禁門深鎖寂無譁濃墨淋漓兩相麻唱出五更天未曉

一池月浸紫微花

十一月五日鎖學士院　洪咨夔

樓頭禁鼓試初撾催草江淮督使麻落紙一簾風雨疾

不知斜墨陣糊鴉

召試學士院　　王欽臣

翠翠陰陰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

閒拂塵埃看畫墻

翰林學士承旨

歴代沿革唐玄宗始置翰林學士而無承旨憲宗又置

學士承旨永貞元年始命鄭絪為之大詔令大廢置

丞相之密書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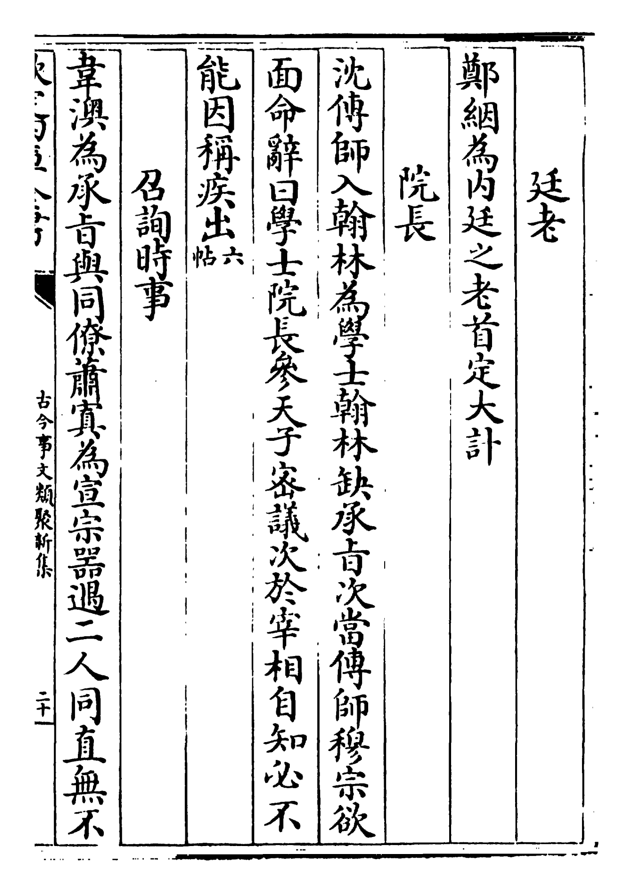
受專對居東第一閣五代後唐明宗天成八年敕翰林學士入院必以先後爲定唯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宋承旨不常置於院中久次者一人充元翰林院置學士承旨又置學士及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之員

羣書要語禁林分直法本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唐制

詞

冠内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唐文粹號令典冊皆更其手李德裕集

詩句翰林承旨貴清淨玉堂中太宗賜蘇易簡詩　白麻紅燭夜清漏紫微天温庭筠　天上張公子宫中漢客星杜甫贈張四學士　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紫誥仍兼綰黄麻似六經同上　紫殿承恩歲金鑾入直年人歸三島路日過八花塼韓偓　詔出芝泥封去潤朝回蓮燭賜來香楊徽之玉堂作　粉署重遊來憶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不是神僊骨上到鰲峰最上頭宋祁守益州以翰林承旨召以詩寄丞相



廷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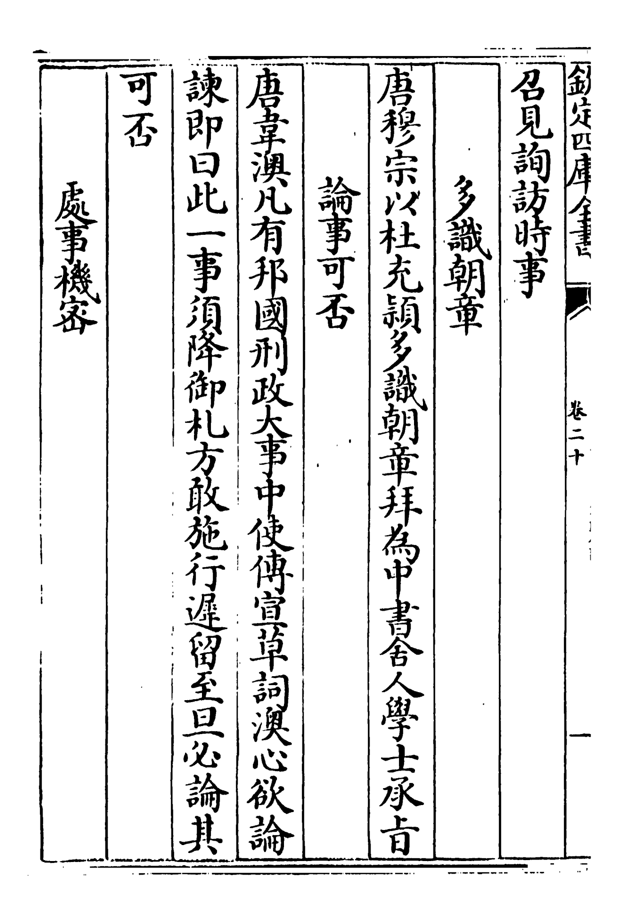
鄭絪為內廷之老首定大計

院長

沈傅師入翰林為學士翰林缺承旨次當傅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於宰相自知必不能因稱疾出六帖

召詢時事

韋澳為承旨與同僚蕭寘為宣宗器遇二人同直無不



召見詢訪時事

多識朝章

唐穆宗以杜元頴多識朝章拜為中書舍人學士承旨

論事可否

唐韋澳凡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

處事機密

唐韓偓昭宗時進承旨處事機密與帝意合

獨承密命

翰林院例置學士六人內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以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

九叅大政

自永貞鄭絪為承旨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九叅大政若此則安可以昧陋不肖之稹繼居九丞相二

名卿之後唐元稹承旨院記

草立儲制

順宗風噤不能言時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中外洶懼名鄭絪草立儲制絪搦管便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乃定憲宗絪之力也即位拜平章事

不草相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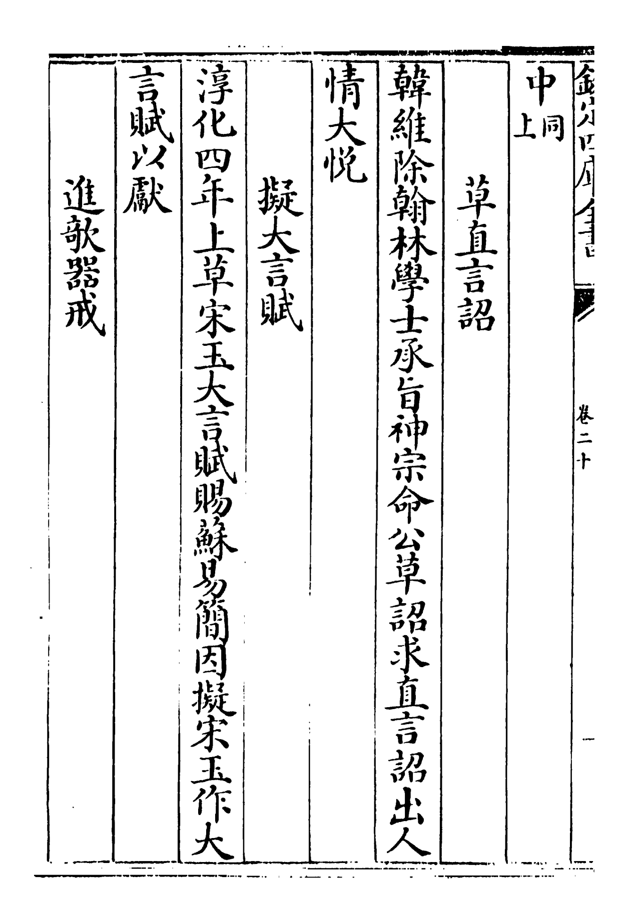
韓偓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曰腕可斷麻不可草

位學士上

唐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第班以官為上下憲宗永貞元年始命鄭絪為承旨位在諸學士上居東第一閣承旨院記後唐明宗勑令後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為定惟承旨一員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上五代史

賜功臣號

後唐同光中賜承旨盧質論思翊佐功臣旋授節制河



中同
上

草直言詔

韓維除翰林學士承旨神宗命公草詔求直言詔出人
情大悅

擬大言賦

淳化四年上草宋玉大言賦賜蘇易簡因擬宋玉作大
言賦以獻

進欹器戒

蘇易簡為承旨嘗禁直以水試歙器太宗曰聞卿所玩非歙器耶易簡曰然乃進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念終如始固萬世之業則幸甚（並言行録）

古誥無加

張方平為承旨神宗親劄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而又善以多為少意博辭寡雖古訓誥亦無以加也

近世無比

王拱辰自承旨除叅政不數日以憂去服除以宣徽使召熈寧閒王珪為承旨韓絳戲之曰行將入宣徽矣未幾除叅政遂大拜近世承旨之達無比此也同上

有旨不試

故事知制誥必試仁宗知歐陽修有文有旨不試後還承旨本傳

處性自得

章得象處性簡重在翰林十二年怡然自得事畧

賜飛白字

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獻續翰林志二卷太宗賜御詩二章又詔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謂宰相曰卿可召至中書授之他日為翰林中美事會要

賜上尊酒

淳化二年十二月承旨蘇易簡於本院會學士等觀飛白及二等書體上聞之賜上尊酒太官設饌各賦七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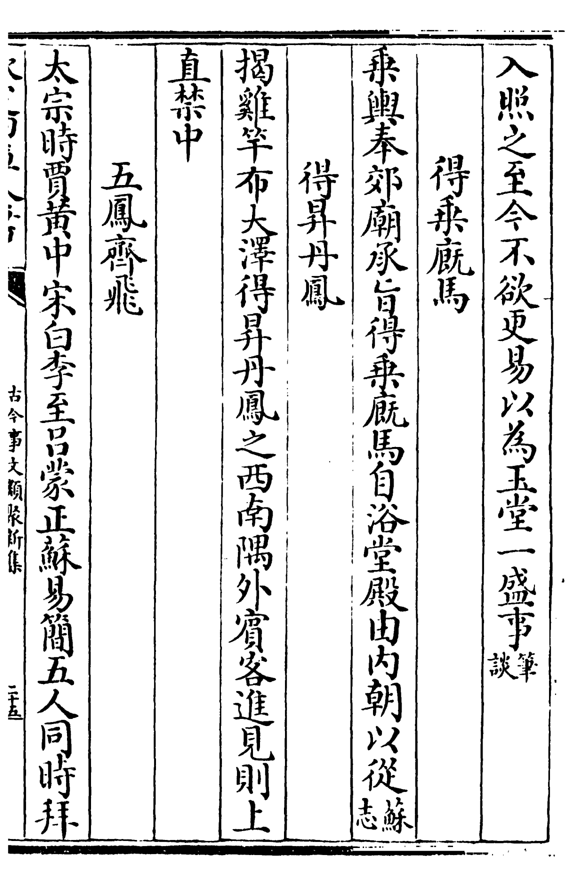
詩宰相參政亦各賦詩易簡悉以上言翌日帝曰朕諷讀數四有以見儒墨之盛學士之貴也同上

就院賜物

近例就院轉官惟承旨則賜分物勑設如初拜之禮餘不得比矣蘇續志

然窓引燭

玉堂東承旨閣子窓格上有火然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窓格引燭



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筆談

得乘廐馬

乘輿奉郊廟承旨得乘廐馬自浴堂殿由内朝以從蘇志

得昇丹鳳

揭雞竿布大澤得昇丹鳳之西南隅外賔客進見則上直禁中

五鳳齊飛

太宗時賈黄中宋白李至吕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

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賈李蘇參政宋為尚書 廬陵詩注

三體刻賜

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請以御賜二詩刻石帝為真草行三體命待詔刻石以賜易簡 蘇志

古今文集

雜著

翰林承旨謝表　蘇子瞻

使星下燭生蓬蓽之光華天澤旁流及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伾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况金鑾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扉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亡及召而還恍於夢寐交親迎勞井邑聚觀驚華髮之

半空笑丹心之未報宜授閒散以養衰殘豈期過採於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嘆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録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勿欺而犯誓無患失之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再入翰林謝表　　蘇子瞻

衰遲無用寵既溢於當年天眷有加恩復隆於晚節使華臨幸天語丁寧聳里巷之驚觀嘆朝廷之用舊復以禁林分直法本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後斷自上心之簡求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膺此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庸累塵器使初無已試之效但多過實之名千里闕庭二年江海憂深投杼豈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照臨

覲羣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用雖有寛饒之狂察臣忠鯁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敢不早夜以思死生不易雖桑榆之景已迫殘年而犬馬之心猶思後效

辭免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奏狀

周必大

寵光下集感懼中深竊以吏部設官卿列三銓之首禁林分職命尊一老之承諒非望實之交孚安得恩榮之

並受如臣者性資昏鈍問學荒蕪綿力溥材事業每居於人後高官厚禄選除常在於衆先分毫未荅於殊知積累更多於幸會儀曹再至禮文獲預於討論翰苑重游典冊屢叅於潤色巳溢缾罍之量方隆天地之恩外朝高南省之班内直冠北扉之秩求閒而劇既難强於精神宜退而遷亦懼招於議論思逭貪饕之誚寧干逋慢之誅伏望皇帝陛下明君知臣慈父愛子察臣吏才素短詎應付之銓衡憐臣筆力巳衰難復責之翰墨收

還異數改畀實能庶幾毛玠之清可踰於魏毋使鄭絪之客獨見於唐

謝吏部尚書兼翰林承旨謝表

周必大

頻年入侍徧歷清近之班兩職並陞復冒殊尤之寵貴服章於朽質被韉策於名駒異渥鼎來危衷震惕中謝臣伏聞漢以尚書為喉舌唐以翰苑為腹心明光晝省之嚴夔龍接武浴殿金鑾之邃頗牧在中凡預遷掄已為

要劇矧疊膺於印組足增耀於簪紳如臣者天分弗高人才甚下自惟始願不踰州縣之間誰意晚塗寖躐賢豪之上揆分數祈於罷免疏榮更誤於褒遷冠秩序於南宫進班聯於東閣胡瞻鶊特久慙受禄之無功兼取熊魚彌愧舍生而取義二儀施大一介命輕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聖神廣運使人也器隨良窳以無遺與物爲春舉根荄而畢遂是容賤士仍黙髙門惟聖朝法令之具存初不勞於裁鑒而明主德功之俱懋亦

何待於論思第當守三尺以不欺且復盡一心而無隱庶持孫節仰報鴻私

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　　元稹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班第旅次以官為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絪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位在東第一閣乗輿奉郊廟輙得乗廐馬自浴殿由内朝以從揭雞竿而布大澤則昇丹鳯之西南隅外賔客進見於麟

德則直上禁中以俟大凡大詔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
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他人無
得而參非自異也法不當言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
十一人而九參大政其不至者衛公詔及門而返事適
然也至於張則弄相印以俟其病閤者久之卒不興命
也已若此則安可以昧陋不肖之積繼居九丞相二名
卿之後乎俛瞻仰覬如遭大賓每自誨其心曰以若之
不俊不明而又使欲惡歆曲攻於内且決事於冥冥之

中若之無㬥揚報校之慮遂忽行於私易易也然而陰潛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遇若如是而猶舉枉錯直可乎哉使若之心忽而為他人盡數若之所為而終不自愧斯可矣昔魯恭王餘畫先賢於屋壁以自警臨我以十賢之名氏豈直自警哉由是謹述其遷授書于座隅長慶元年八月十日

翰林學士

歷代沿革唐太宗時名儒學士時召草制然猶未有名

號乾封以後始號爲北門學士𤣥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繼以詔敕文誥悉由中書多壅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别旨然亦未定名制詔書敕猶或分在集賢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内相又以爲天子私人凡學士無定員下自校書郎上及諸曹尚書皆爲之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晉天福五年詔翰林

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自是舍人晝直者當中書制夜直者當内制至開運元年復詔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為兩制各置六員宋翰林學士掌内制制誥赦敕國書及宫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節度使除拜則學士草詞授待詔書訖以進赦降德音則先進草大詔令及外國書則具本稟奏得晝亦如之凡拜宰相或事重者宣詔面諭旨則給筆札書所得旨稟奏歸院具詞以進餘遣内侍授

中書省熟狀亦如之若已畫旨而有未盡則論奏貼
正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
奏對凡初命為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淳
化二年以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同知京朝官考
課李沆權判吏部流内銓故事學士掌内庭書詔指
揮邊事曉達邊謀天子機事密命在焉不當豫外司
公事蓋防纖微間或漏省中語故學士院嘗在金鑾
殿側號為深嚴自太祖以來藉其才用始令判三銓

及知太常禮院事天聖元年詔學士遇隻日至晚出宿蓋故事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也

羣書要語學士非文章則不可為金坡遺事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職林中廐之馬代其勞内厨之膳給其食白居易集居是職者人物之選亦已極矣儒墨之榮亦已至矣蘇易簡集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東坡謝表公未為近臣所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後所

執筆者經綸制置裁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劉禹錫草處厚集記先後左右以道義輔予豈特專文墨視草而已丁未録三神山上曽陪鶴架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嘆王禹偁賀同在翰林而拜相者

詩句君臣千載會荅曰忠孝一生心太宗賜蘇易簡詩善保興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名賢真宗賜楊億詩何處春深好春來

學士家鳳書裁五色馬驄剪三花白居易 視草北門唐學士擁旌西去漢將軍馮道送承旨盧質赴河中節度 紫殿承恩歲金鑾入直年人歸三島路日過八花塼韓偓詩 紫薇芒動詞初出紅蠟香殘誥未封溫庭筠上蕭翰林 青綸輝映輕前古丹地深嚴隔世塵賈黄中宴會詩 宸章照耀詠詞林李沆玉堂作 六鰲雲海冠蓬萊玉署深嚴枕斗魁楊文公 衣惹御香拖瑞錦筆宣皇澤灑春霖李昉禁林燕會作 我無謫僊句待詔沉香亭空騎内廐馬僊仗隨雲軿東坡 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

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黃山谷）故人飛上金鑾殿（東坡次韻錢穆父）玉堂揮翰手如飛（東坡）玉堂晝捲文書盡鈴索不摇鍾漏永（同上）

古今事實

北門學士

劉禕之遷右弘文館直學士高宗密與參決政事以分宰相權時稱北門學士（唐本傳）

東頭學士

敬宗喜為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狎劉栖楚薦熊望

萬選學士

張鷟文詞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唐書

八甎學士

北廳前階有花甎道冬中以日影過五甎為直入之候李程性懶常過八甎乃至衆呼為八甎學士李程傳

稱為三俊

唐李紳能歌詩諷誦多在人口穆宗召為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唐書

謂之三昧

學士每下直出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上馬謂之大三昧言去纏縛而暫解脫也翰林志

李謫僊

李白天寶初至長安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天上李謫僊人也薦之玄宗召至金鑾殿奏頌一篇詔供奉

翰林本傳

元才子

唐穆宗在東宮有妃嬪誦元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是稹所為宮中呼為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歸朝出建昌宮詞一篇奏御穆宗大悅即日拜祠部郎中知制誥後遷翰林學士

謂登瀛洲

太宗初作文學館以房杜等十八人為學士每訪以詩

書政事號十八學士命閻立本圖像以章禮賢天下仰慕謂之登瀛洲

置金鑾殿

李白召見奏頌一篇帝大悅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間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李白集序

有大手筆

唐李德裕吉甫之子穆宗即位召入翰林為學士禁中書詔之大手筆多令德裕草之本傳

授大學士

張說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辭有所為必使視草帝欲授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固辭乃免本傳

文思如泉

唐陸贄為學士從幸奉天時機務填委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同舍皆服其能嘗啟德宗令盜遍天下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陛下誠能以言謝天下

使詔書無所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贄所為也本傳

辭速若射

陸扆進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扆博學屬辭敏速若射注然一時書命同寮自以為不及昭宗優遇之本傳

筆無點竄

杜讓能以學士從僖宗在蜀關東用兵書詔雲委讓能

詞才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帝嘉之本傳

辭皆允切

唐劉瑑字子全擢翰林學士時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詔書數十捉筆遽成辭皆允切

善内庭文

昭宗嘗金鑾作賦詔學士皆和獨陸扆先成帝覽之嘆曰正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内廷文後無繼者令朕得之陸扆傳

論中官事

李絳字深之元和中爲翰林學士孜孜以正諌爲己任嘗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又次君臣成敗爲連屏本傳

論次新書

劉禕之少以文辭稱遷右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召入禁中論次新書本傳

多知典故

張垍以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能伺候人主意博涉經史多知典故

浴堂召對

柳公權為翰林學士每浴堂召對繼燭見跋語猶未盡不敢取燭宮人以蠟淚揉紙繼之本傳

內廷貯相

唐之貴文至矣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廷繇是釋筆硯

而操化權者十常八九 劉禹錫李絳集記

禁中視草

常袞翰林學士制視草北宫又唐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於禁中草書詔雖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 翰林志

簾内揮翰

唐李吉甫與裴垍同直垍草吉甫除平章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垍盡紙筆之後乃相慶賀

禮絕之敬生於座中及明日院中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於門外禁署之盛未之有也翰林志

號為内相

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帝所親倚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叅裁可否時號内相本傳

久在内職

鄭絪為翰林知制誥在内職十三年小心兢謙上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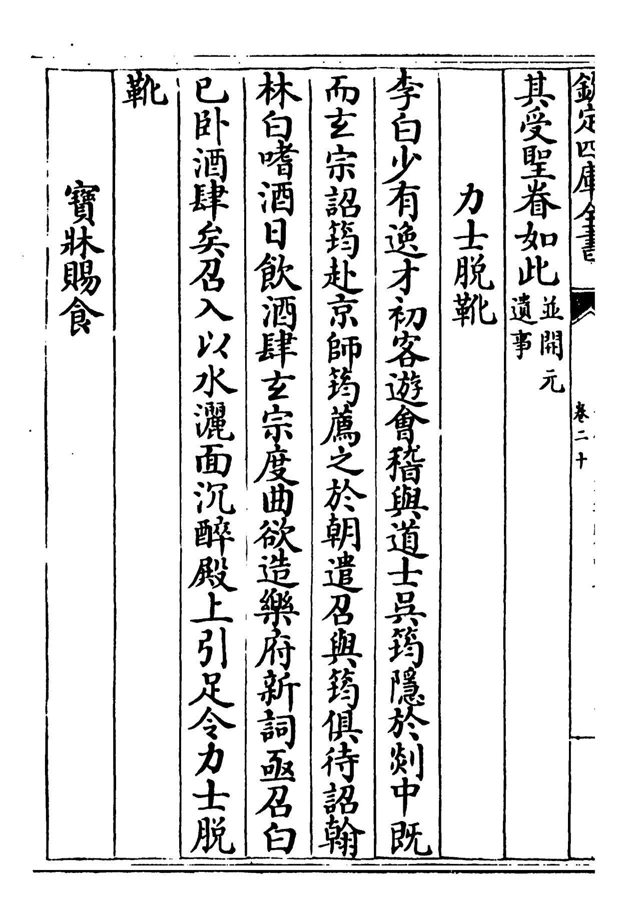
頗厚

侍御擡輦

姚崇爲翰林學士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中外榮之

宮嬪呵筆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敕宮妃十人侍白左右執牙筆呵之白遂取具書



其受聖眷如此並開元遺事

力士脫靴

李白少有逸才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既而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於朝遣召與筠俱待詔翰林白嗜酒日飲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已卧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沉醉殿上引足令力士脫靴

寶牀賜食

李白召見明皇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羮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

山池曲宴

宣宗雅好儒士每山池曲宴與學士屬和詩每公卿出鎮亦賦詩餞行時論以大中之政有貞觀風

賜蓬池鱠

李白詩曰荷凈蓬池鱠天寒郢水醪唐學士初上賜食

悉是蓬池鱠夏至頒冰及酒以酒味和冰而飲蓋禁中有郢水酒坊

賜蓮花燭

令狐趙公大中初常便殿召對夜久方罷宣賜金蓮花燭送歸院院吏以下謂是駕來俄傳學士歸院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至尊方有之

御饌輟賜

唐德宗雅尚文雅注意是選乘輿每幸學士院顧問錫

賚無所不至御饌珍饈輟而賜之又嘗召對於浴堂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賦詩唱和或旬日而出

朝服始見

宋陶穀為學士嘗召對太祖御便殿穀至望見上將前復却者數四左右傳宣甚急穀終徬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趨出又王曾為翰林學士直日真宗首召之燕衣坐便殿謂曰渴欲見卿因不及朝服無謂朕嫚近臣

覆以襭袍

唐韋綬德宗時為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嘗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時大寒以妃蜀襭袍覆而去其待遇如此

賜以寒衣

德宗幸金鑾院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有衣否餘慶云往時賜衣不煩更作上曰乃常例爾遂特賜繒纊令為寒衣

綠衣賜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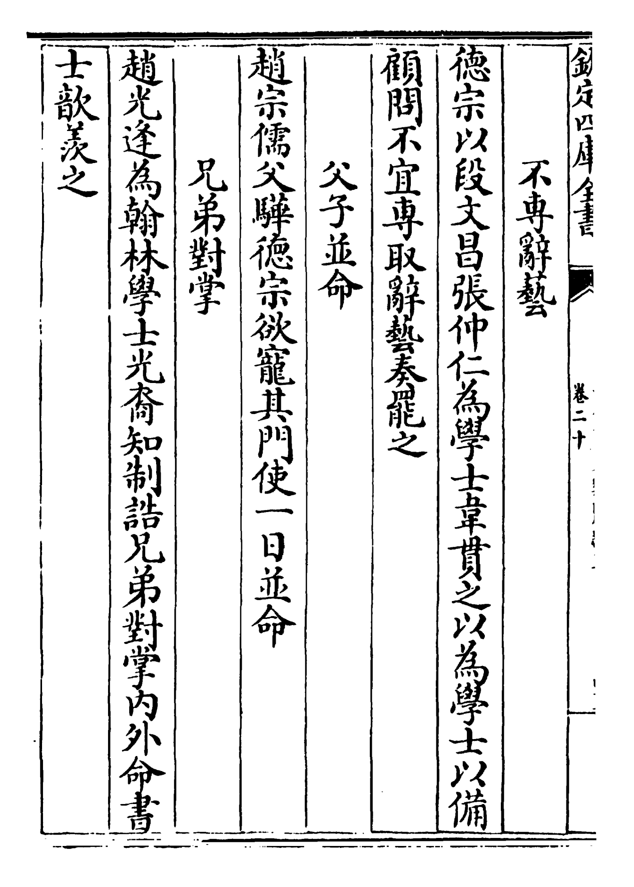
後唐莊宗即位除馮道為省郎充翰林學士自綠衣賜紫

品服賜金

宋李西樞為知制誥尚衣緋出守荆南召為學士閤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賜緋乃并賜三品之服

更大典冊

李德裕擢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



不專辭藝

德宗以段文昌張仲仁為學士韋貫之以為學士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

父子並命

趙宗儒父驊德宗欲寵其門使一日並命

兄弟對掌

趙光逢為翰林學士光裔知制誥兄弟對掌內外命書士歆羨之

兄弟相繼

于休烈二子益肅及休烈相繼爲翰林

便至公輔

睿聖登極段文昌杜元潁不離内庭便至公輔及寶歷以後韋處厚恩深授選亦自翰林由是稍爲故事或不至者以爲恥翰林内志

即拜平章

唐劉瑑始在翰林帝素禮遇至是手詔追還後請問帝

視案上歴謂瑑曰為朕擇良日瑑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即詔拜中書門下平章事

作明河篇

宋之問天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賦以見其志其詩末曰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問有竒才但恨有口過耳宋終身慚憤口過謂口臭耳

進新樂章

是時禁中初重木芍藥明皇在沉香亭謂左右曰賞名花對妃子豈可用舊樂急就翰林命李白進新樂章白應詔揮筆立成其一章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

作賜衣詩

柳公權充翰林書詔學士從幸未央宮苑中上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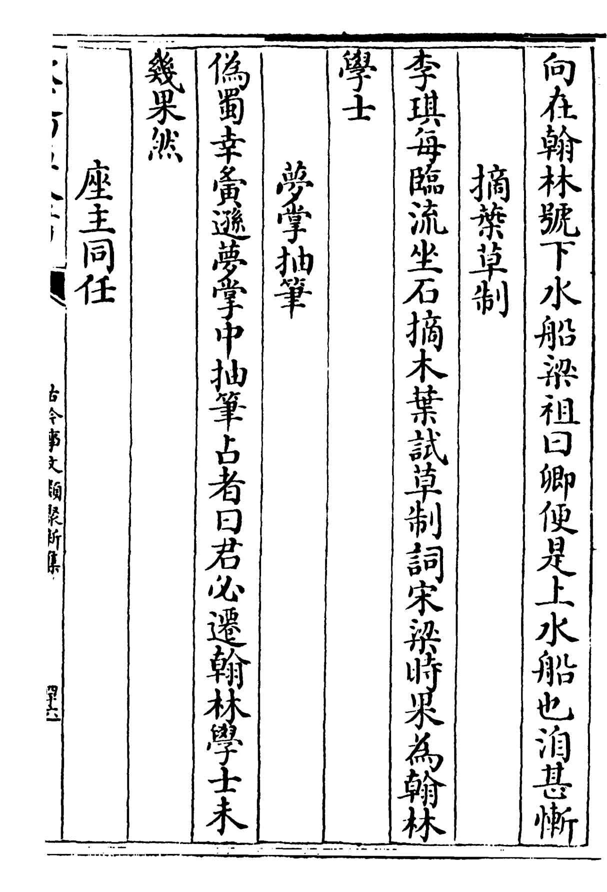
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軍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廹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蚩尤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歎賞久之

草邊將詔

封敖為翰林學士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武宗覽而善之賜以宮錦

號下水船

姚洎為學士梁祖問及裴延裕曰頗知其人思敏洎曰



向在翰林號下水船梁祖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涓甚慚

摘葉草制

李琪每臨流坐石摘木葉試草制詞宋梁時果爲翰林學士

夢掌抽筆

偽蜀幸寅遜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還翰林學士未幾果然

座主同任

李澣為翰林學士常升殿侍宴澣衣緑左右揖令退澣吒之遂賜緋與座主和凝同任學士會凝入相澣當草制命開凝閣盡取器玩圖書以歸其縱率如此

門生對草

封敖之子舜卿開平中與門生鄭致雍同入翰林致雍有俊才舜卿思拙澁每對草綸誥不勝困敝託致雍秉筆當時議者以為座主辱門生

擢居清近

宋陳彭年新授翰林學士上賜歌詩一首因謂向敏中曰頃命學士罕曾賜詩彭年詞學優長擢居清近久益慎密多聞好學鮮有憎者

為卿潤色

宋錢若水為翰林學士草詔既成以進上笑曰朕欲為卿潤色可乎若水頓首謝因命筆親竄數字引咎深切尤為精當

進狀連署

唐崔羣為翰林學士常以讜言正論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署方與進來

每事裁定

宋陳彭年為學士檢討典故質正文義每一事具載經史子籍備而後已上曰詳定所事無大小皆候彭年裁制而後定一句不可廢也

有宰相器

王旦為翰林學士中外皆以為有宰相器嘗奏事下殿

真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

真侍從臣

歐陽修在翰林仁宗見御閤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學士歐某之文也乃悉取宫中帖子閲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眞侍從之臣也

為好長者

晁迥字明遠遷翰林學士真宗稱迥為好長者楊億嘗謂迥所作書命無過褒而得代言之體

誠好翰林

神宗語吳奎曰巳召王安石誠好翰林學士也

神仙中人

周麟之為學士姿儀灑落進止凝重班冠玉笋望之者意神仙中人

甘泉從臣

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億為學士有乞郡表畧曰虛忝甘泉之從臣徒作若敖之餓鬼自後乃得

判他局

禁中頗牧

畢諴為翰林學士党項羌擾河西宣宗召學士對諴論破羌之狀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即用諴守河西本傳

又宋朝李文定公迪真宗時為學士上問陜西兵幾何對曰臣向在本道以小冊書兵馬糧草之數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探取之目黄門取紙筆令具疏帝曰不意頗牧復在吾禁中

當時楊劉

劉筠字子儀仁宗即位復召為翰林學士筠自景德以來居文翰之選與楊億齊名當時號為楊劉三入禁林

以宿儒處

乾德元年竇儀為翰林學士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范質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頃自翰林遷端明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

非他官比

淳化四年以張洎錢若水並為翰林學士洎等赴上帝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它官比朕常重此官故事學士赴上有勑設當令設之

覽詔甚悅

錢宣靖公若水為學士太宗禮遇殊厚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狐兎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

視草甚勞

周必大爲學士召見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無汗馬之勞致此爵位上曰翰墨之功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

常戒諸子

李昉素病心悸每數歲一發常語諸子曰我典誥命三十年勞役憂思而致是疾爾曹當戒之

因歎老卒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搆思甚苦推𤔁循堦

而行忽見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徐問之曰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步入掖門

宋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館職自歐陽修輩始時號步行學士皆自左掖門下馬步入

雜坐客位

宋朝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坐玉堂遣吏計會直省官宰相出迎近時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

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

朱衣雙引

故事學士在内中院吏朱衣雙引李昉以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亦去其一遂為例

佩魚始賜

蒲宗孟為翰林學士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而官儀未寵自今宜佩魚學士佩魚自宗孟始

特賜出身

韓門下維以賜出身熙寧末特除翰林學士崇寧中林彥振攄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學士宋有國以來不由科第除者此二人同上按韓省試中以兄億執政不就廷試後為館職以至兩制未嘗賜第也

宜充修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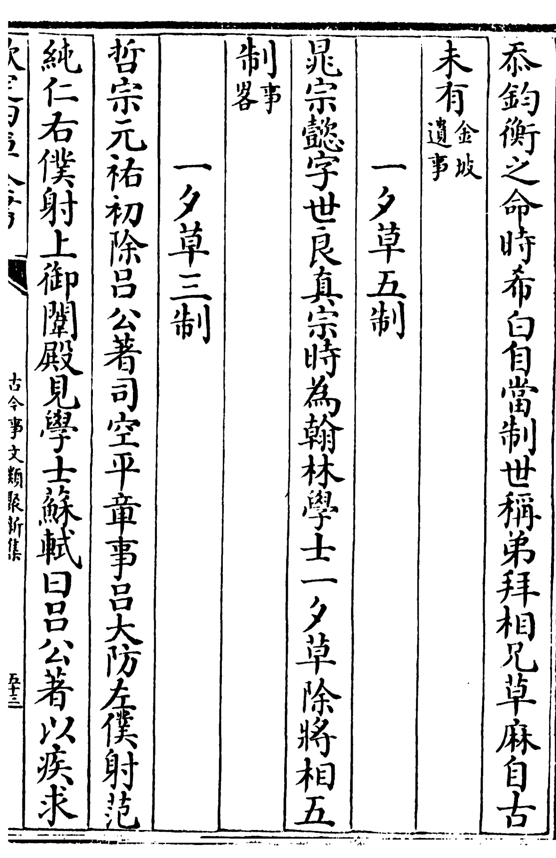
元祐二年敕新授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張策修撰職名稍卑不稱內廷密重宜充兼修國史續通典

兄相弟草制

曾文昭公肇字子開上命魯公相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宋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士論榮之（言行錄）又熙寧初韓子華（絳）拜相其弟持國（維）在翰苑神宗前期預令草制注意厚矣持國懇辭兄弟之嫌得請元符末曾子宣爰立其弟子開直北門特命草麻示眷寵也（謝伋四六談麈）

弟相兄草麻

錢惟演云希白（易）於子為從兄也天聖三年十二月子



忝鈞衡之命時希白自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金坡遺事

一夕草五制

晁宗慤字世良真宗時為翰林學士一夕草除將相五制事畧

一夕草三制

哲宗元祐初除呂公著司空平章事呂大防左僕射范純仁右僕射上御閣殿見學士蘇軾曰呂公著以疾求

去不欲煩以事故以三公留之是夕鎖院苦寒詔賜宮燭法酒軾一夕草三制俱畢且飲酒賦詩次日以詩呈同院人皆服其精敏聞見録

如漢制誥

治平四年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辭以不能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誥可也内侍以誥置光懐中光不得已受於是上疏論修心之要曰仁明武治國之要曰信賞必罰用人之要願陛下勿以為迂濶長編

多至為相

宋自建隆至熙寧在翰苑者一百八人而入端揆者二十一人太祖九人一相太宗二十三人四相真宗十五人四相仁宗五十二人九相神宗十人三相自建炎至淳熙在翰苑者七十六人而入端揆者凡八人高宗五十八人五相孝宗十八人三相朝野雜記

學士久次

學士久次者晁文元迥十六年王文恭珪十三年王文

忠堯臣十二年宋文安白章文獻得象趙清獻抃楊內翰偉皆十一年陶尚書穀丁文簡度皆十年扈尚書蒙蘇參政易簡賈參政黃中李昌武宗諤孫文懿抃胡文公宿皆九年徐常侍鉉楊文公億皆八年歐陽常侍迥宋宣獻綬歐陽公修皆七年梁給事周翰李相州維晏元獻殊馮章靖元皆六年熙寧後學士率一二年即遷久次者三四年而已高宗朝湯慶公孝宗朝周益公始皆六年朝野雜記又學士再入三入者宋文安兩入凡二十年李相州孫文

懿皆十二年楊文忠公范文忠公皆九年曾宣靖馮文簡皆七年葉道卿張文定皆六年宋景文楊宣懿皆三入而止五年渡江後周益公再入凡九年胡端明二入跨六年久次者此二公而已同上

學士三入

學士三入李文正劉中山子儀三入玉堂集云三入翰林皆待詔宣獻公宋景文范景仁四入李邯五入而一不拜又渡江後三入者二人胡端明交修王端明矙兩入

者十六人張文靖守綦寶學崈禮沈忠憲與求陳資政與義孫資政近劉閣學才邵李侍郎椿年洪文安遵錢給事周材洪文敏邁劉忠肅珙鄭資政聞周益公必大王魯公淮倪侍郎思

父兄同為

錢文僖公記父子入院一家李文正昌武以為極盛矣其後父子入院者又有四家錢希白子飛梁仲素莊肅蘇儀甫子容洪忠宣景伯景嚴景盧兄弟入院三家二竇可象望之二李文靖相州

二錢希白師盛以為極盛及其後兄弟入院者八九家二陳文肅康肅二宋元憲景文二吳正肅正憲二韓康國持國二蘇文忠文定二曾文肅文昭二宇文仲理仲通三洪文忠文安景盧然洪氏父子兄弟入翰苑者四人古今所未有也同上

古今文集

雜著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誥　呂伯恭

内外演綸之職獨髙翰苑之清華左右持槖之臣疇若

禁林之清容維時盛選屬我洪儒輟從西掖之聯延入
北門之直具官學窮閫奧文冠倫魁增主之明洋洋見
董之對發帝之令渾渾虞夏之書休有德聲最於適列
是用進陟鑾坡之邃深居鈴索之嚴虞侍燕閒輔陪遺
忘咨典謨於三代新瞻聽於四方近天子之光允賴謀
猷之啓沃見王者之志適觀詔命之發揮往服寵章永
堅素守

謝翰林學士宣召表　　蘇子由

成命莫回鸞使華之促召一家竦聽望雲闕以馳情實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敢望中謝竊以翰墨之任始自有唐供奉至尊講閱前輩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復數畢諴之智迨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舊章多蒙召對頃自恭嘿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聖德日躋羣臣屬目蓋將虛前席以博問繼夜燭而疇咨宜得儁良密侍燕語如臣草野微陋章句拙疎十載江湖之間每羣魚鳥五遷臺省之要永愧冠裳敢謂乏

人遠令至此茲葢伏遇皇帝陛下天心廣大海德并包物無一介之微意求萬目之舉臨朝訪道有元老之在前燕處清心援衆正而自助從容盛德循致承平塵露至微海嶽奚補修列聖之故事令將其時因間見以納忠臣亦有志

謝除翰林學士表

汪藻

非才冒寵久誇文石之班優詔傳恩趣上玉堂之直既假朝章之煥仍分御府之珍遜避莫從叨塵爲懼中謝伏

以文章雖本一技命令實行四方故自古禁林之除極當時儒者之選矧今多士尤重他官内敷帝制之坦明外應軍書之警急學非閎博難酬跋燭之咨思或淹遲將誤掣鈴之召當時瓌傑來承燕閒如臣者猥以諸生起於遐裔首尾策名之二紀中間不調者十年會真人光復之初陪列辟駿奔之後驟膺柬拔徧歷髙華既時巡清蹕之屢移方驛召羣英之未至執羈在道視草無人姑從東省之聯兼候北門之對嘗因多病不勝狗馬

之心顧賜寛恩任逐桑榆之暖孰云代匱遂使爲眞茲盖伏遇皇帝陛下志靖華夷憂深宵旰勵精於學毎求稽古之臣罪已以言欲致銷兵之福治雖得要人豈當材臣敢不仰佩眷知力思補報絲綸行遠顧奚俟於丹青海嶽居微或有資於塵露

代中書舍人謝除翰林學士表

周必大

鳳掖演綸久俟黜幽之典鑾坡裁詔誤叨儤直之榮拜

命周章捫心愧汗謝中伏以禹謨舜典周誥商盤德意具孚雖本帝王之惻怛訓詞播告亦須臣下之討論惟坦然明白於一心故燦若流傳於萬世矧惟聖代丕振文風承明著作之庭畢來俊彦金馬玉堂之士尤遴選掄宜得名儒專承内命如臣者斷無他技果有至愚粗知前事之可師每歎小才之難強螢窻夜學燭莫望於金蓮蓬戶幺居班豈知於玉笋奮身二第餬口四方叨逢盛世之旁求獲與羣賢而並鶩驟離奧渫服在髙華潤

色非長悵巳窮於薄技論恩莫效居有負於厚恩竊幸保全敢希進擢豈謂忽從西戶躐寘北門以荒蕪之學而備顧問於禁林以骫骳之文而助發揮於睿藻寵踰至矣懼亦隨之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聖以日躋智由天錫垂拱視民之阜始終典學之修孔子多能集大成而自得高皇善任屈羣策以無遺遂致采葑俯令視草臣敢不告謀猷于后以聖王為師聽漢詔於山東克致中興之治布堯言於天下庶無内相之慙

謝除翰林學士表　　洪邁

禁直重趨功未施於起草除書亟下命忽忝於拜真人以為榮自知不稱中謝伏念臣詞章甚陋問學尤疎習氣拘牽生死不離於文字宦游傲倖去來何計於鳳凰正憐歷落之蹤趣㸃便藩之召大恩無量舊觀頓還載惟玉笋之瞻儀莫越金坡之要近在於聖世尤重正員巍二紀之𥙷期董七人之占位君臣千載信嘉會以難逢兄弟一時乃英躔之濫繼施生若此報答謂何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稽古重華參天施化坐明堂而朝羣后方丕顯於斯文起晉陽而為一門殊曲成於私覆肆容弱植捷上華塗臣敢不益所不能鞭其最後視淮南之報賜詎測津涯去塞北之煙塵誓殫潤色

上歐內翰書　蘇老泉

洵布衣窮居嘗竊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其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

事與蔡公余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然仰天歎曰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

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令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
令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
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
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
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
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
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
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令將往

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者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閒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攀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

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

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
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
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遜有執
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
執事之才又自有出人者葢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
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
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己
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

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

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

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衒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律詩

答馬侍御見贈　　白居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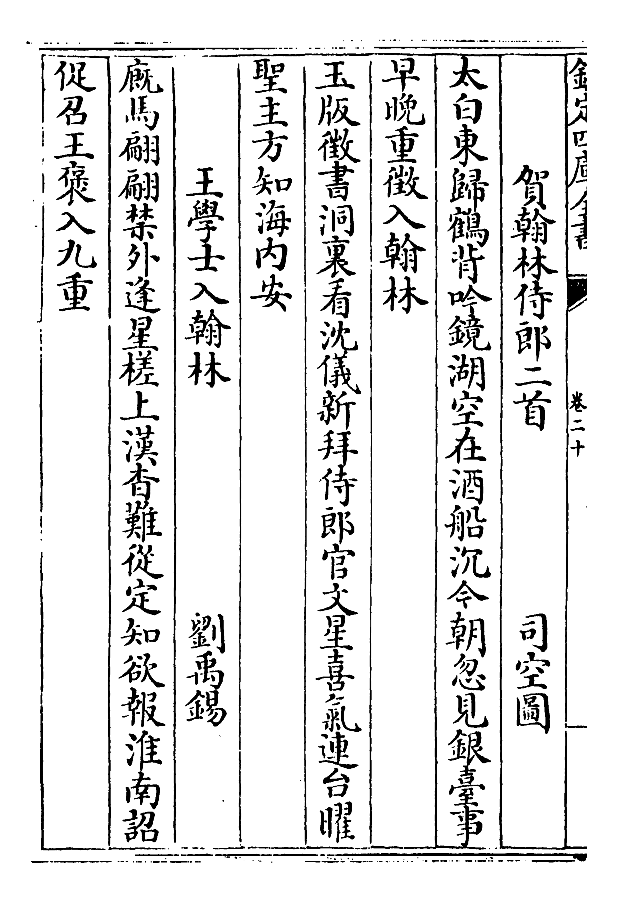
謬入金門侍玉除煩君問我意何如蟠木詎堪明主用籠禽徒與故人疎苑花似雪同隨輦宮月如眉伴直廬淺薄求賢思自代嵇康莫寄絶交書

贈翰林　賈島

清重無過知內制從來禮絶外庭人看花在處多隨駕召宴無時不及身馬自賜來騎覺穩詩緣見徹語長新應憐獨向名場苦曾十餘年浪過春

玉堂鎖院苦寒詔賜宮燭法酒　蘇子瞻

微霰霏霏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宮壺雨露香



賀翰林侍郎二首　司空圖

太白東歸鶴背吟鏡湖空在酒船沉今朝忽見銀臺事
早晚重徵入翰林

玉版徵書洞裏看沈儀新拜侍郎官文星喜氣連台曜
聖主方知海内安

王學士入翰林　劉禹錫

廐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漢杳難從定知欲報淮南詔
促召王褒入九重

寄白學士　張籍

自掌天書見客稀縱因休沐鎖雙扉幾回扶病欲相訪知向禁中歸未歸

上翰林　鄭獬

中使傳宣内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銀燭纔燒一寸花

玉堂即事　蘇魏公

暮召從容對玉堂歸來院吏寫宣忙郢醪獨賜尊常酒

龍燭初然淚有香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百官班裏聽恩制争誦雄文出未央

贈張四學士　杜甫

翰林逼華葢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宫中漢客星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庭紫誥仍兼綰黄麻似六經内分金帶赤恩與茘枝青無復隨髙鳳空餘泣聚螢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萍倘憶山陽會悲歌在一聽

詩話

翰林同入

白樂天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王禹偁賀同在翰林而大拜者云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游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

主文同為

蘇參政易簡登科時宋尚書白為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為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為學士宋嘗贈詩

云昔日曾為尺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友歐陽文忠公亦然王禹偁南省主文相距十五年同為學士故歐陽公詩有喜君新賜黄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之句二事誠一時文物之盛也翰苑羣書

作詩怨望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作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

能不管舊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見之薄其怨望自是决意不用矣東軒筆錄

直學士院

歷代沿革唐制官序未至而他官權攝者為直官麈史云許敬宗直記室是也　宋開寶二年以李昉盧多遜並直學士院直院之名始此麈史云但以資淺者為之其實正官也　六年以知制誥張澹權直翰林院凡他官入院學士謂之直院學士俱闕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宋率以從官兼直院

若左右史少監類止稱權

詩句白麻紅燭夜清漏紫微天温庭筠　苑花似雪同隨輦宫月如眉伴直廬白居易答馬侍御　紫殿承恩歳金鑾入直年人歸三島路日過八花磚韓偓　日上花磚簾捲後柳遮鈴索雨晴初錢若水玉堂作

古今事實

欲訪時事

周顯德五年詔翰林學士職居禁廷地居清近與班行

而既異在朝請以宜殊今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直學士仍赴晚朝時世宗欲朝夕訪以時事故有是詔

皆用文士

開寳九年李文正盧相並置學士院太平興國元年湯悅徐鉉直學士院王克正張洎直舍人院四人皆江南文士也

儤宿入直

儤音豹宿例自諸行尚書左右丞侍郎以下入直各有差
楊鉅翰林舊規

長春曲宴

蘇易簡為參知政事引故事為請詔自今當直學士與樞密直學士並預長春殿曲宴

憑皷草詔

朱勝非字藏一直學士院時事皆草創詔書填委而院無几案公嘗憑敗皷草詔然文氣叢重如平時

團扇親賜

汪藻字彥章直學士院草高麗答詔其不許入貢詔畧曰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高麗謝表至上復稱公眞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緡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縉紳榮之孫覿撰墓誌

天筆歎嘉

周麟之受詔撰張循王碑文成奏御天筆批其後十八

字曰誌銘叙事詳盡造語簡要披閲數四但有歎嘉士林傳翫以為寵

乘輿扈從

徐鳳字子儀遷將作少監權直院先時乘輿出入它官攝内命者不在屬車豹尾間至是有旨令扈從遂為故事真西山集

本官真拜

李昉入直翰林先是盧多遜已任學士太祖見昉在多

遜下問其故宰相曰昉以本官直學士院未即真拜遂真拜學士在多遜之上

察官寓直

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思退以禮部侍郎同知貢舉草制既闕官有命監察御史王綸特暫兼權適劉婉儀進位貴妃綸草其制上稱有典誥體竟至大用前此無察官寓直禁林亦盛事也周益公文集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直學士院狀　洪邁

寵數荐降兼官愈優受恩已多揣己難稱竊以代言之任最切於翰林直院之名實鄰於學士臣之孤陋衆所鄙夷未至預榮方幸攝官而承乏之序升過分未能滿歲以為真曽是叨塵若何啓處顧寢已行之命少須試可之長庶使微踪獲安舊署

四辭免直學士院狀　真德秀

竊惟代言儒者之至榮方命人臣之大罪夫以禁林之地最謂邃嚴儤直其間必寵鴻碩某猥以末學初無寸長幸逢千載之期猥叨再入之寵平生素望何敢及茲豈不願優游玉堂之廬容易金鑾之直何苦堅避自速嚴誅蓋以詔令之頒最關國體文章之發皆本心源而某四忝節麾一周星紀視人猶己憂公如家緣積思慮之勞遂得煩悸之疾比方少瘉猶未復常雖應酬牋翰之微莫能措手豈典掌絲綸之重可使強顏竊自省循

實難堪處昔唐韋洪景以草詔疎漏而降詘本朝范鎮以用事差誤而左遷彼皆名儒猶坐此失況某材既陋甚而疾復縈之倘冒昧以祗承必立臻於曠敗用是仿偟累日不免仍控忱詞伏望朝廷特賜敷奏許令免兼上件職事實拜洪造保全之恩

辭免權直學士院狀　　真德秀

選掄特異震懼靡寧竊惟翰苑之置官倣自開元之定制雖典司内命號為供奉之近班然遴簡外廷或以校

讐而充選於皇孝祖參酌有唐肇新北門攝直之名以
處東觀洽聞之彦惟材是用寧職之拘然自淳熙巳來
距今餘數十載乃若彦中而降居此惟二三人亶謂至
難詎容輕畀矧皇上聿新於萬化欲王言誕播於四方
盍資討論潤色之英大闡温厚坦明之制伏念某早緣
干祿勉學為文僅知場屋剽竊之工焉識朝廷嚴重之
體頓從壁水入典道山老歲月於槧鉛猶慙亡補鼓風
雷於號令敢謂能勝偶儤直之虛員俾謭材以承乏身

雖甚寵誼有當辭昔在厚陵深嘉蘇軾欲循故事躐寘禁林覲時宰臣啓奏之言尚俟人望屬饜之後況某未能為役何敢傲榮伏望朝廷特賜數奏寢已行之誤渥疇可用之實能則名器不以假人允叶一時之公論文章足以華國漸還三代之遺風

翰林侍讀學士 侍講學士附

歷代沿革唐開元三年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凝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内侍讀乃以馬懷

素與褚無量更日侍讀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選耆儒日一人以楷史籍疑義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宋太祖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為翰林侍讀學士先是侍讀名秩未崇真宗首置此職擇耆儒舊學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班直侍講長上日給尚珍膳夜則迭宿多召對訪問或至中夕景德四年以翰林侍講

學士工部尚書邢昺知曹州班在翰林學士之上從
尚書班例侍講學士外使自邢昺始天禧三年以張
知白為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讀學士知天雄軍府侍
讀學士外使自知白始元豐官制廢翰林侍讀侍講
學士不置但以為兼官然必侍從以上乃得兼之其
秩卑資淺則為説書或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長
至日遇隻日入侍邇英閣輪官講讀元祐七年復增
學士之號元符元年省去建炎元年詔特差侍從官

四員充講讀官遇萬機之暇令三省取旨就內殿講讀而翰林無講讀之員講讀皆為經筵官矣元翰林院置侍讀侍講學士復舊制也

羣書要語儒學之臣入閣侍讀所以考質疑義其列於職始自開元而朕尤向之南豐擬制

詩句遙知丹地開黃卷陳后山寄蘇侍讀　江沙踏破青鞋底却結絇絲侍禁廷山谷

古今事實

學有師法

韋處厚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為侍講學士

奏陳經義

李程字表臣奏請置侍講學士數陳經義

粹撷經史

唐鄭澣文宗時為侍讀學士帝使粹撷經史為要録愛其博而精舉諸條摘問之隨即酬折無留

分講經史

韋處厚穆宗時與路隨並充翰林侍講學士召入太液亭命分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訪以理體處厚等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從容開納賜酒果而罷

三侍學士

唐文宗召兵部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為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為侍書學士每有疑義即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為常謂之三侍學士恩寵異等

迭處禁密

高少逸代元裕為侍讀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高元裕傳

入院賜宴

文宗朝李訓充翰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

罷職復召

文宗朝鄭覃充翰林侍讀學士覃於經學稽古守正帝

尤重之及李宗閔輔政以覃為工部尚書罷侍讀學士

文宗好經義心頗思之復召為侍講學士

遜謝無功

崔鄲姿儀秀偉人望而慕之敬宗即位拜翰林侍讀學士旋進中書舍人鄲曰陛下使侍講歷年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慚曰朕少間當請益本傳

旋閲備問

宋夏竦之子安期除侍讀學士經術不甚深而登進經

筵日夕旋閱經史以備顧問

在朝清介

宋申錫寶歴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侍讀學士申錫在朝行清謹介潔不侈黨與當長慶寶歴之間時風嚣薄朋比大扇及申錫初用時論以為改觀本傳

履行純謹

皇祐中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郭勸表乞致仕帝以勸履行純謹立身清約特降詔不允示優恩也會要

記問博學

仁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敷暢經旨議論詳洽上嗟賞之錫鬢髮皓然上曰卿老矣記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學字賜之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慾者治身之本也謹刑賞者治國之本也時貴妃被幸故以此諷之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矣

敷引時事

邢昺傳昺字叔明真宗始置翰林侍讀學士首以命昺丙

即於便坐令講左氏春秋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據傳疏敷引之多及時事真宗甚嘉奬之

著寫草十卷

唐王起長於博洽文宗時為翰林學士起侍講時有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榜子對

上金華五箴

馮元明道五年為翰林學士侍講上金華五箴詔書寵之

錄帝範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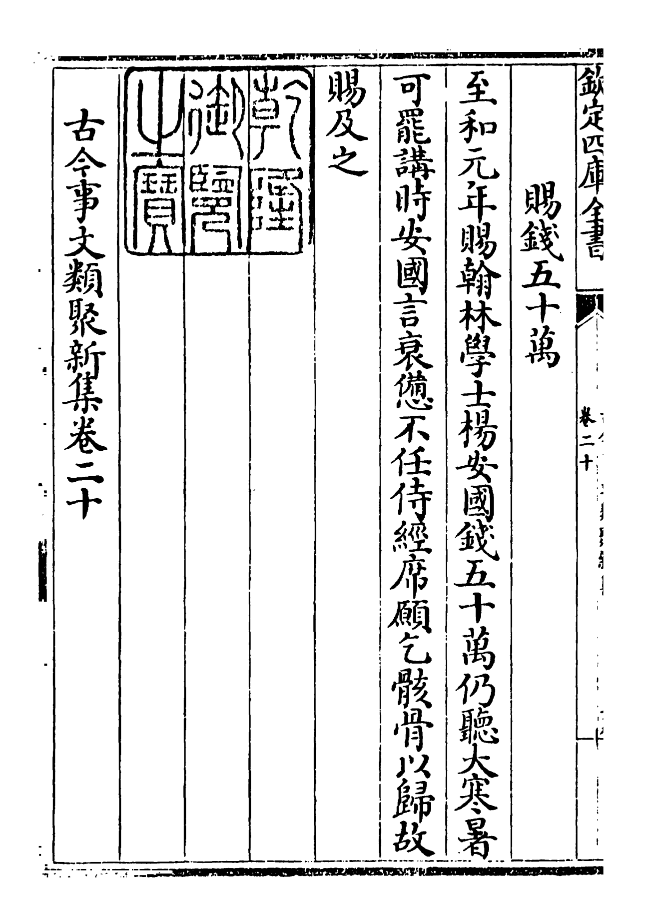
宋綬字公垂為翰林學士兼侍讀遂録唐謝偃惟皇戒德武孝經論語節要唐太宗所撰帝範開元臣僚所獻政典君臣正理論上之事畧

賜緡二百疋

崔郾為侍講學士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緡二百疋

賜錢五十萬

至和元年賜翰林學士楊安國錢五十萬仍聽大寒暑可罷講時安國言衰憊不任侍經席願乞骸骨以歸故賜及之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十